

金典年度大獎」、「2019台北國際書展大獎·小說獎」、第43屆「金鼎獎·文學圖書獎」。

張貴興擅於描繪雨林場景，不僅是因為童年的成長記憶，更是他刻意在作品中栽種一座又一座的雨林，如前幾部長篇小說《群象》、《猴杯》，即透過雨林本身幽深的意象來彰顯出情節的詭譎與魔幻；至《野豬渡河》時，張貴興加重力道，在情節中利用時間與空間的錯置，營造出似假亂真的氣氛，保持著歷史事實與小說創作間的距離，平衡了歷史講求真實、小說多為虛構的矛盾。雨林除了做為場景外，張貴興在書中也以文字搭建起多座迷霧叢林，幾場屠殺的場面即發生於此。段落裡大量的文字與長句堆疊如層層遮掩視線的闊葉，稍不注意便會迷失其中，等到有所察覺時才發現主角人頭早已落地，低頭一看不知何時周遭早已滿布血污，殖民歷史的野性及人性的殘暴在文字密林中更令人不寒而慄。

沉寂十多年沒有產出，張貴興透過短篇創作及日記書寫保持著寫作熱度，以故鄉婆羅洲為創作母題的念頭也從未停歇，因此頗具分量的《野豬渡河》實則僅花了14個月便完成，從草稿至定稿並未進行太多次的修改。對於張貴興而言，婆羅洲砂拉越的故事似乎花再長的時間都說不盡，其中，複雜的族群糾葛及欠缺書面記載而造成歷史面貌模糊是主要原因，使得張貴興認為該用小說之筆來補足這段處處藏有血光的歷史。以砂拉越的大歷史為出發點，從細微歷史處著手，勾連不同時間段出現於這塊土地上的各個族群，一點一滴構築出那段鮮少人聞問的過往。

以故鄉砂拉越為創作主題的構思蓄積已

久，張貴興早已擘劃了廣大的書寫計畫，2019年已交出成果斐然的《野豬渡河》，預計後續再分別以1960年代、1990年代至今為小說背景進行創作，繼續打造砂拉越的文學叢林。

陳耀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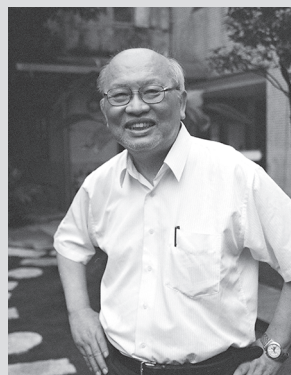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陳耀昌
攝影／陳文發

我從何處來？探詢台灣的身世

擔任醫師三十餘年的陳耀昌，即將於醫界退休之際才開始執筆，以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一書作為自己告別醫學本科的紀念，也是踏入小說文壇的首部問世之作。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以鄭成功來台、鄭氏治台的歷史為主軸，突破過往多以漢人史觀為主的描述，小說同時涉及荷蘭人、漢人與原住民等各族群在這段歷史中扮演的角色，帶出台灣長久以來多族群相容並蓄的歷史，多元視角也成為陳耀昌作品的一大特色，後續出版的《傀儡花》等「台灣史花系列三部曲」皆是如此。

陳耀昌曾自言道：「我的目的不是寫小說，而是寫歷史。」是故，他的歷史小說具有深厚的史料基礎，小說僅是他傳達歷史的方式，史實記載所空缺的地方便是小說可入手之處。緣於史料的多方考證，歷史事件的細節得以詳盡，再透過陳耀昌筆法的潤飾與

多元的視角，其小說具有鮮明的畫面感，極為適合改編為戲劇。榮獲「2016台灣文學獎·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」的《傀儡花》，今年度由公視改編為電視劇，導演為曹瑞原，編劇為施如芳、柯宗明，透過網路票選將劇名定為《斯卡羅》（英文劇名《Formosa 1867》），以表示尊重原住民族群與其歷史。同時，《傀儡花》的題材與雜揉各族群視角的敘事方式吸引了日籍學者的興趣，該書由下村作次郎譯為《開在福爾摩沙的花》（フォルモサに咲く花），並於東京展開系列宣傳活動，日本文壇亦刮起一股「台灣熱」。

從撰寫第一部小說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開始，陳耀昌便發現以原住民觀點的書面史料極為缺乏，因此原住民族群常常淪為歷史事件的配角，屬於他們的歷史「原音」幾近消失，實則原住民才是台灣土地原本的主角，故揣懷著這樣的心緒，陳耀昌在小說中保有相當篇幅是由原住民族的視角出發。以《傀儡花》為首的台灣大河歷史小說，至2019年出版的《苦楝花》，陳耀昌終於完成了「台灣史花系列三部曲」；一系列講述原住民族群「被開山撫番」的過程得以呈現全貌，其中不乏扭轉台灣國際地位的關鍵事件。自《傀儡花》1867年羅妹號事件起，續作《獅頭花》的獅頭社戰役，到最後《苦楝花》中奇密社之役、加禮宛社之役與台東之役，陳氏串連了19世紀數樁影響台灣歷史發展的重要事件，然這些歷史早被遺忘或鮮少人知，惟有透過小說的書寫重新拭亮那段歷史，才能使之再次閃閃發光。

從一名醫師跨界成為一名小說家的他，本著對理性證據的追求與掌握，從史料中理解到台灣族群的多樣性與複雜的歷史，將此概念灌注於自己的創作中，不斷於作

品中帶領讀者探問自己從何而來？何以走至此？發現唯有返回來處，才能找尋到答案。

黃春明



圖7 黃春明
攝影／陳文發

熱眼逡巡人間，作品鑿刻文壇

已年屆85歲高齡的黃春明，自1993年返回家鄉宜蘭後，便積極投入藝文扎根工作，二十餘年間將「黃大魚兒童劇團」遷回故鄉、創辦了《九彎十八拐》雙月刊、成立「黃大魚文化藝術基金會」、經營「百果樹紅磚屋」等，忙碌的身影一刻不得閒，難怪黃春明被好友戲稱為「全台灣最忙碌的老人」。當我們以為黃爺爺一如既往將繼續為小朋友編排兒童劇與說故事時，黃春明又回頭寫起小說了。

2019年黃春明推出新作《跟著寶貝兒走》，距上一部小說創作已過了十多年，此一新作不僅是黃春明闊別文壇許久的回歸之作，其敘述手法與風格也與以往的作品大相逕庭，在在挑戰熟悉黃春明作品的讀者。《跟著寶貝兒走》以男女性事為主題，直接又露骨的性愛場面描寫，讓黃春明在自序中稱呼自己為「老不修」，雖說隨著社會風氣轉變，台灣社會對於腥羶色議題早已不是禁忌，但文風上的改變也讓黃春明坦言確實為